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考工記解卷上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考工記解

提要



臣等謹案盧齋考工記解二卷宋林希逸撰  
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端平二年進士景定間  
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自漢河間獻王取  
考工記補周官於是經與記合為一書考南  
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

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  
簡以示王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  
缺文也此足證考工記非秦漢間人所作以  
其舊本單行故後儒往往於周官經中別出  
釋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陳祥道林亦之王炎  
諸家解今皆不傳獨希逸所注僅存其書多  
與鄭康成注相刺繆以綆叅分寸之二為輪  
外兩邊有護牙者以較為車箱前橫在式之



上則不合於輪輿之制於倨句一矩有半解  
仍鄭氏注其圖乃以鼓為倨股為句則不合  
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長內則折謂前為援與  
胡相並如磬之折於皐鼓之倨句磬折謂鼓  
為圓物何緣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脫文皆  
於古器制度未之詳核然經文古奧猝不易  
明希逸注明白淺近初學易以尋求且諸工  
之事非圖不顯希逸以三禮圖之有闕於記

者采摭附入亦頗便於省覽故諸注佚而是書得存於今焉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九十六

經部

考工記解上

宋 林希逸 撰

周禮六官其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  
又自一體似造物之意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此經之  
妙也

冬官司空掌百工之事舜命共工即此職也並之五  
官其屬亦六十此記只三十官名以考工者考試百

工之事而記之也人生日用飲食百工所為必備闕  
一不可宮室舟車等制十三卦所象皆聖人所作也  
生民之初槽巢營窟而已聖人既處之以宮室衣毛  
之俗又易而衣裘百工之事自此愈多矣先王獨設  
一官以主之至周尤詳秦以來法度廢壞及宣帝總  
覈名實至於百工伎巧咸精其能此亦為國急務也  
周官六典本有六篇當時所得只五篇故以考工記  
補之此記元無冬官二字乃漢人所增也但文字簡

古必戰國以來先秦古書如小戴檀弓一篇公羊穀  
梁春秋傳亦先秦古書也蓋其文簡當且聲牙非漢  
文字之比漢人以金帛募書多有偽作如此等文字  
非後世鉛槧書生所及也

考工記不特為周制也盡紀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  
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也但書不  
全矣

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裘氏段氏等官而已

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之工輪輿弓廬  
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梓廬匠車弓皆在下  
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績二官而止曰畫績之事  
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  
自別即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為某為某可知也况一  
官非止為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  
而分主數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六職者坐而論道以下是也以百工與論道同說則知士農工商皆天地間要職無貴無賤若此記所論車蓋等象皆道也王公所論此亦其一也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

以坐對作作起也尊者坐而論之以次則作而行之論事與任事自古便有分別但古者王公皆知道之士議論切實件件可行非後人空言比也

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審曲者審其文理曲直也面勢者視其方圓曲直如弓人所言近心遠根之類皆須審察而用之唐太宗以弓矢定天下而不知弓材必弓工而後知其木心不正此豈易事哉五材即五行也鄭注以為金木皮土玉此說未然天地間何物不屬五行哉玉即石也其性則屬火與土矣即此亦格物窮理之事也辨訓具注說也若以為辨別而制作之於理亦通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此商旅事也漢初禁末作末作秦之所賤也秦人有市籍者及父祖有市籍者皆為人賤至高祖又禁服絲罽乘馬冠竹皮冠不知貿遷有無是生民不可闕之事賤商賈後世事也孟子所言龍斷之事所以可賤也

或飭力以長地財

飭力則無惰游之民田畝之間最爭人力人力所及田無高下地財者財皆自地而生稼穡惟寶亦此財

字之意

或治絲麻以成之

此婦功也自王公士大夫至於農工商無衣無褐不可也考工諸官不及織紵之事疑有闕也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王公王之三公也王公猶曰帝臣也王朝三公曰王公此必三代時語鄭氏註以王為天子公為諸侯豈有天子而可列於國之六職乎作而行事是士大夫各宣力天地之間物物為人世之用一人之身百工所為備焉豈人人能自為之必皆是相資而成此吉凶大業所以立也生民日用相資一日不可闕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雖是紛紛不同而有至理行乎其間所論之道論此道也論道亦不止此然此等日

用即道也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鑄田器也函鎧甲也廬柄也弓車射獵用也車上有弓此言百工器械各隨土地所宜粵無翦鑄之人非無也蓋家家能之也燕近在北戎禦矢之具分外精

絕秦多重山複嶺細木可以為廬者多胡人在大漠之北居逐水草以射獵為生以車為家如漁人以舟為家也車上有此弓而人人能之也所謂無者言無人以此專門名家也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

凡創物規摹盡出於智者民木處則戰慄恟懼濕處則腰疾偏死穴居野處不可以為安聖人易以宮室為萬世之利凡人生日用之具衣服器皿皆出於前

聖如神農種穀治藥燧人鑽火皆因以為號故曰百工之事聖人之作也千萬世而下皆陰受聖人之賜而不自知今日用事事如此全備若原其始豈易致哉述繼之也

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語其官則謂之人論其世業則謂之氏韋氏裘氏必皆世其業者如漢倉氏庫氏亦世其官也

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

皆聖人之所作也

金與沙雜以水淘之而後以火爍之方可以為兵刃  
人之有兵刃猶虎豹之有爪牙也凝聚也合也合土  
以為器自陶唐氏始作舟作車皆天地間最大之用  
皆聖人為之首叙至此將言考工之事特出此四句  
文勢淺深有序此亦法也舟楫之事自十三卦已有  
之造舟為梁西周亦有之風詩詠舟者不一然則舟  
車之用皆大矣考工言車而不及舟人之事豈攻木

之工尚有遺闕邪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以下將言工匠之事先如此總敘以起語天時隨物所宜也如冬伐木夏伐竹是也地氣所宜如瘦地宜粟陽坡種瓜是也材之美如燕角荆幹之類是也工巧則在人材雖美而取之不以時則雖美而用之不遠又有材雖同而所出非其地則若美而非美雖有



巧工亦不為良器此意蓋謂制作器用必得四者俱全如弓人所謂六材既具能者和之既總言如此下文却以地氣數件證之而材美天時却結之於後前後錯綜文字自佳

橘踰淮而北為枳鸛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

枳橘只是一種纔過淮則為枳北方最重橘柚實所無也鸛鵒不踰濟水過濟水則無之也魯史以來巢

書之則記異也貉狐也若過汶即死則知草木禽獸各隨土地所宜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

此皆鑠金為刀之事鄭出良刀宋出良斤如運斤成風之斤也削書刀也古人未有紙筆以刀雕字謂之書刀亦如筆也吳粵之劍如干將莫邪萬世得名均此鐵也而工拙不同以水異也今建劍之水亦宜為

刀如相州相纈只南中蘇木染之特水異耳

燕之角荆之幹妨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燕地耐寒故出角角耐寒物也荆之幹幹弓弩之材  
也妨胡胡子之國也筈箭榦也吳粵出金錫皆才之  
美者凡物隨土地所宜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  
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非特春生秋殺也隨其種

性榮枯各有時也石最堅亦有時而泐泐裂也水或為凝冰或為流澤時使然也此數行鋪敘天時地氣自有法度皆文法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前言皆序也此一凡字起端乃三十官之總目也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

輪車輪也輿車軫也所以載人也弓弓人也廬柄也

兵器之柄專命一人主之且古字不通於後世者何  
限廬字若非訓詁何以知為物柄哉匠營宮室之人  
也車一物也又有數人主之所以曰一車而數工聚  
焉梓氏為器用者今之小木匠也古人事事精至一  
人為一工斯無雜念所以垂弓和矢三代皆寶之輪  
扁斲輪如此入妙疾徐甘苦得手應心非專心致意  
何以得此兩都賦所謂工用高曾規矩亦以世守之  
為精至也

攻金之工築冶鳧桌段桃

築書刀也冶為戈戟亦為箭鏃鳧為鐘桌為量桃為  
劍段已失之必鍛鍊五金之工也

攻皮之工函鮑韠韋裘

函穿甲之工也鮑一作鞞音僕今消皮匠也韠為鼓  
穹者也韋氏已闕必為主皮者裘氏亦闕不知所主  
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

畫績二官今記中只曰畫績之事必有缺漏不全恐

畫是為墨本者續是用采色者鍾氏染羽筐氏已闕  
或是繡作之工幌氏練絲漢武帝畫周公輔成王則  
畫工自古有之矣書曰作繪語曰繪事後素是綵色  
之工也

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

玉琢玉人也柳人雕人已缺矢為箭之筈磬氏為石  
磬也

搏埴之工陶旒

陶旒皆窰匠也分作二官必有厚薄小大不同以上三十官而缺其六學記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箕亦竹為之學弓而先學箕此猶可通學治而學裘殊無干涉艾軒曰冶氏為殺矢裘乃皮匠恐是學為射垛此說亦未穩然裘氏已失安知其所主何事雖曰攻皮之工如鞞人為鼓穹是木匠也亦預攻皮之數冶氏又未必為矢匠古人言語不可強解冶氏裘氏想有干涉處其書已失亦難言矣



有虞氏上陶

下言車制謂其自周上興所以制作愈備因上興一語又自虞以來所尚言之文字之勢如此也註言舜至質雖已貴亦上陶器上者物物皆以陶為之也如甗瓦棺是也甗祭器也瓦棺之大者亦難造不知當時如何

夏后氏上匠

易櫓巢為宮室其事已久豈特夏上之必至夏后氏

以來方精緻也

殷人上梓

飲食之器必至殷而後精

周人上輿

周人尚文采古雖有車至周而愈精故一器而工聚焉如陶器亦自古有之舜微時已陶漁矣必至虞時瓦器愈精好也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此一句又序言作車之事謂車一器也而數工方成有輪人輿人輶人等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弛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爰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爰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六等之數言高下有六等也自車軫四尺而始隨四

尺增之以至六等車軫四尺軫者輿後橫木也從地  
下至輿上高四尺人長八尺登降以為節此一等也  
戈秘六尺有六寸秘著輿上本是六尺六寸既建而  
斜倚向後只有四尺軫本四尺兼戈柄四尺是八尺  
矣此二等也戈四尺人長八尺立在輿上是崇於戈  
四尺此三等也戈長尋有四尺人執戈立於車上如  
曰伯也執戈為王前驅八尺曰尋尋有四尺是丈二  
也人長八尺戈長丈二又崇於人四尺此四等也車

戟常倍尋曰常常丈六也又崇爻四尺是五等也酋  
矛長二丈戟長丈六此矛長二丈則又崇於戟四尺  
是六等也言六等之數却以人長八尺置其間蓋上  
下五者只一人之身可推其尺寸也古人律度量衡  
互相參攷亦此意也鄭玄云戈爻戟矛皆插車轆車  
轆車箱之傍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看此三句便見古文法本意只是察車必自輪始先

發明一句曰必自載於地者始也又著是故二字多  
少曲折精神又發得意盡又好讀艾軒曰凡物皆從  
一處看起如看文章看寫字皆從何處看起此一車  
之制受重者輪故察車之工拙必自輪始也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  
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

此句形容車輪極工樸屬者欲堅固而有所附屬謂  
其附於車如人生一臂也微至是着地處甚微眇也

着地處若大便行不急如何得疾速戚即疾也三行之內兩箇凡察車之道他人則以為冗也此正古文好處不可不子細看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阨也

艾軒曰此等句語真謂之古文使韓退之見之安得不俯首閣筆人長八尺若輪太高則登不得故只崇四尺若太卑則馬高而輪低雖行平地亦如登坡阨然蓋輪低則負於馬如人負物馬則勞矣終古猶終

年也此必古語若無終古二字則形容不出兩句兩  
輪字若以古文當省字則下句輪字可省蓋古文正  
要好讀有可省者有可省而不省者要自具眼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  
之輪六尺有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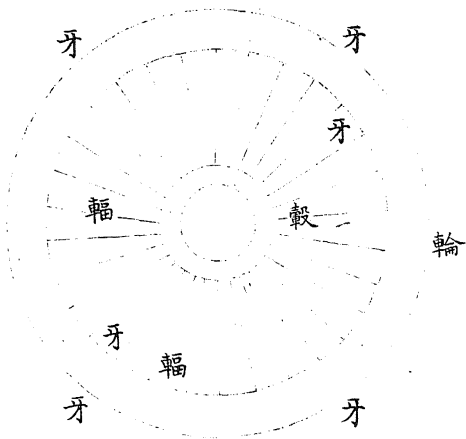
輪高六尺六寸惟田獵之輪減三寸欲其便於馳逐  
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轂馬四



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前說三項車輪兵車乘車尺寸本同亦可省而不省者到此又提起六尺有六寸之輪一句多少精神若以冗字論之則不勝其冗矣論古文正不如此前言車軫四尺為一等文勢未足又以此發明以足之也軫車箱後橫木也軹轂表也乃轂空壺中轉軸末也轆乃安軸者也又名伏兔鄭註云今人謂之車屐是也



三十輻共一轂

輪人為輪

艾軒曰東南人不用車不識體制如何且依經解註而已中間有三兩處大可疑亦只得依經解說其間算數則依本註車之重在輪故先言此官

斬三材必以其時

造車有三材轂輻牙是也斬此三材必須順時轂是輪內圓者牙乃外圈也輻乃輪中直者所謂三十輻共一轂則輻乃直指於轂者也凡木有所謂陰木者

有所謂陽木者陽木則仲冬斬之陰木則仲夏斬之  
蓋五月一陰生所斬木即為陰木十一月一陽生所  
斬木即為陽木又有隨其所宜而不專以仲夏仲冬  
者

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轂輻牙三者之材已具必須巧工方為之和者調適  
得宜也

轂也者以為利轉也

軸在轂中轂盡善則隨軸而轉利者活也順也

輻也者以為直指也

輻取其直以指上下上則轂下則牙也

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牙乃捲而為輪也此全才矯揉而為之太和之世山  
出器車蓋天生此才可見成為輪不待人力也固抱  
者如人抱之而堅固也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輪舉全體而言也輪雖敝故而所謂三材者皆不失其職則是件件精好也職任也任木之謂職完全也言其材全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悞爾而下也進而眡之欲其微不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此下說輻輪轂三者之制輪即牙輪也望者直望之望也回顧則謂之顧矣所謂車中不內顧顧者回視也一車兩輪謂之一兩如兩鞋為一兩所謂戎車三

百兩者三百乘車也幙是帖幙之幙也字據訓詁如東北也會于海之也又訓斜幙爾是欲得帖車而下斜也帖車而下也則輪之斜勢在下可見也進而眡之是近而細視也微至者著地處微小也著至也著地多則不謂之微至無所取之取諸圜也者言只欲其圜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掣爾者殺之狀也纖者小也輻之直指下要壯上要殺減且謂之輻合當皆壯今又要殺減何也蓋一轂之上著三十穿若不掣殺何緣入得所以入轂者宜殺入牙者宜壯艾軒云東南人不識車只據紙上語且如此說進而眊之者迫而視之也肉稱是輻轂牙之才皆相稱也肉材也無所取之只取其平易端直而已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眊之欲其憐之廉也無所取之



取諸急也

轂是輪內圈者轂別有一軸旋轉此謂之轂者只言其圈者也眼者突出也就牙輪側視轂須略見突出故謂之眼幬覆也謂以皮鞵在轂上也雖有皮鞵而木之廉隅皆見如木上生皮一同無所取之取其急也急者皮束得緊也稍寬則不可轉矣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綆者牙輪之內所用也蚤與爪同就牙內而視爪之

布置必正不尚斜也輻之入轂處為菑入牙處為爪  
上下入處皆不可不整也齟者參差不齊也輪雖敝  
不匡謂輪雖敝舊而此輻不乖斜也匡枉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  
理而柔

木性有陰陽非仲夏斬之即為陰仲冬斬之即為陽  
也矩法也隨木之陰陽自有法也陽木則文理縝密  
而堅陰木則文理疎麤而柔故用火烘炙要木性均

等也為轂既如此三材必皆然

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斂

此一句甚工謂若用陰木必以火脅之使堅硬與陽木相齊則輪雖敝舊而所縛慢之皮皆不暴起也故曰不斂轂以全木為之牙亦以全木為之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柞是傾柞之柞摯是杙枰之摯不得小而長不得大而短須要得中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輪崇六尺六寸牙圍一尺一寸三分牙圍而漆其二是下一分不漆履地處也履地處要行不用漆也  
榑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𠂔捎其藪

榑字箋注家訓度艾軒云恐亦是口相傳如此說今且依之看來考工記須是齊人為之蓋言語似轂梁

必先秦古書也輪有六尺六寸今度其漆內兩邊兩寸許含漆了只有六尺四寸就其中詘而為二則一邊得三尺二寸以此為轂長則轂長三尺二寸也伸而量則為長圓而量則為圍故曰以其長為之圍若圍長三尺則徑一尺也以其圍之叻消其藪三分之一謂之叻三尺二寸為一圈是為轂之圍藪是衆輻所入之處有三十孔以三尺二寸之轂三分除一分以為三十孔也消除也藪孔也消其藪鑿其木而為

孔也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

轂長三尺二寸五分之去一分以為賢去三分以為軹賢是大穿軹是小穿鄭云去一字誤合為去二則大小相稱賢是內穿也軹是外穿也外穿若大又恐轂中橫木突出故去一以為賢是內一孔大也去三以為軹是外一孔小也此內穿外穿鄭氏以為皆金也然亦未可曉恐是軸頭用金束之金之為束內穿

大外穿小蓋軸頭則金稍厚也凡鐵皆曰金軸末亦名軼

容轂必直

轂直輪乃直故容轂不可不直容納也納輻於轂少不直則輪不平正矣

陳篆必正

篆所以約轂也詩曰約軼是上畫奇文故謂之陳篆陳篆不可不正者約之必平正也

施膠必厚

若施膠不厚則易得牽動

施筋必數

謂其束之多也數者不止一再束也

幬必負榦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幬者以皮鞮之也負榦者如木生皮也即前見廉之意既摩革青白謂之轂之善者言既鞮之矣因而摩之色青白不似皮色而其色青白則為精好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轂長三尺二寸三分其轂長者取其伸數而言之也  
數為內數之間為外數所以入轂之蓄也二在外者  
二分在外也一在內者一分在內也以三分之一置  
其輻是以數孔言也其不見處曰內其間可見處曰  
外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扞雖  
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

也故竝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凡物有許大亦須有許深物之堅牢必大處與深處  
平若是輻廣而鑿淺則大小杌隉雖有良工亦不能  
使之堅固也鑿深而輻小則是堅固有餘而不勝其  
任故竝其輻廣以為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也竝注  
家亦訓度字今亦依之度其輻廣看有幾何以為之  
弱弱即菑也今人謂蒲本在於水中者為弱弱即是  
本字之義帶牙處為爪帶轂處為菑菑是本處也度

其輻廣以為之弱使廣與深相稱如此雖有重任而轂不折矣弱如字亦曰菑皆輻之入轂者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  
輻乃入牙與輻者三分其長而末捎一分殺而小之  
則雖有深泥亦弗粘帶於輻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

股圍則近轂也近轂處壯故謂之股圍亦如人之股也  
骹圍則近牙處也近牙處在下殺而小之亦如人

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骹參分其股圍而去其一分  
以為骹圍即上所謂三分而殺其一也

揉輻必齊

一輪則有三十輻揉其木必使齊同無小無大也

平沈必均

謂以三十輻用水試之必須均平無復輕重也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𦨔而固不得則有𦨔必足見也

謂輻之材貴乎直其指於牙若與牙相得則雖無𦨔

亦固若不與牙相得則雖有槩而入牙處必竟露也故謂之足足者近牙處也上文近轂處為股圍則此近牙處當為足也若入孔處不恰好則必用楸用楸則入孔處必有現露也槩者楸也近股則人不見近下足處則易見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綆未知何物鄭云輪輦則車行不掉恐是輪外兩邊有一重護牙者故亦名輦此曰三分寸之二為輪之

固牙加以綆則愈固也車人云大車綆寸此乘車綆必亦一寸也綆在牙輪外三分其一寸而以其二為輻爪之孔處註云綆三分寸之二輻股鑿之數也疏云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單故曰輻股鑿之數鑿即孔也股字恐是骹字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類於鑿

注云杼是削薄其踐地者言牙輪之外中間踐地處削去少許而兩邊稍稜則泥塗不附著如刀割去之也侔注云上下等也謂牙輪之外無上下皆一同侔同也同則平如手搏石雖久敝之後其孔鑿之內皆不搖動也不平則行久其鑿處必動顛動搖意也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廉有芒刺起處也挫摺折處也腫暴起擁腫處也為牙之木用火揉熨內外與兩旁皆平正無病方為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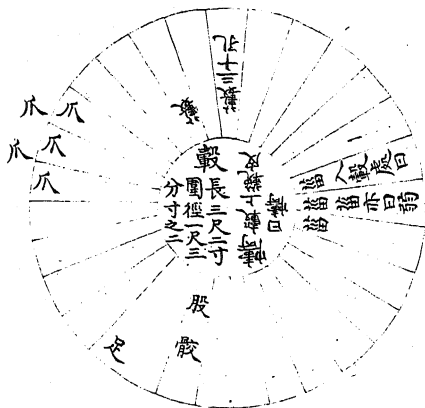
好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  
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  
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  
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此數行結輪人一章其文最妙先取輪之圓旣圓矣  
又於圓中取其方萬音矩義亦同匡無邪枉也正也  
輻分四圍縣而視之上下皆直是上與下輻皆相直



也置輪全體於水中則知其無輕重為平均也牙轂之數皆以黍量則知其穿孔皆無小大深淺也以兩輪互秤之則知其輕重相伴也國工者一國所獨推也猶今日國手也六箇可字結一句尤妙



車上雜名尺寸

下車人別論大車牛車也尺寸又與此別

輪 兵車輪崇六尺六寸

乘車同田車減二寸

軹 乘車軹崇三尺三寸

軫與轆共崇七寸軫圍尺一寸

牙 圍尺一寸

轂 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

藪 徑三寸九分寸之五深三寸十八分寸之一分

賢 大穿徑六寸五分寸之二除金內實得徑四寸

五分寸之二

軹 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除金內實得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

大小穿謂金也金厚一寸軹名有三轂末為軹小穿為軹車箱上木為軹

綆 三分寸之二

輻 廣三寸半

輪人為蓋

輪人為輪今又為蓋者以蓋亦圓體故亦為之車上有蓋即蓋軫象天地者也

達常圍三寸

達常者蓋斗柄也乃近於蓋斗處圍三寸則其闊徑一寸

桎圍倍之六寸信其桎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桎長倍之四尺者二

程音盈蓋之杠也讀如丹桓宮之楹達常之長二尺闊一寸下入於程中程圍倍達常之三寸則為六寸然後能上承達常也信其程圍則統其程圍而言之有六寸以為部廣部者蓋斗也即今之繖頭是也部之廣有六寸部長二尺則連達常而言之乃有二尺之長程之長則倍達常之四尺者二共有八尺兼達常二尺則有一丈此下文所謂蓋崇十尺者此也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十分寸之一者以一寸為十分而一分為一枚枚者枚數之也後世使枚字皆本於此

部尊一枚

部者蓋斗也上高一分也

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

弓傘骨也傘骨入鑿處廣四分鑿上有二分鑿下有四分兼鑿處四分則為一寸則部正厚一寸也鑿深二寸有半者欲其入深則牢固也

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鄭云下直二枚者鑿孔下正而上低二分也直止也此處注疏皆未明以意推之上言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者謂鑿孔闊四枚其上二枚而下四枚是鑿孔上小而下大也不知古人之蓋緣何不曾說蓋下短竹處切疑古人車蓋不曾合只張之車上無開合也乘車既設旌旗無蓋此特潦車遇雨則想用乘車纔出潦車即隨故潦車載簑笠以為雨之備



也

上文言廣此言深其孔內深處比孔又差小故曰下直二枚前言下直四枚此只二枚直者只之意也鑿端一枚則孔之內深處亦減一半故前鑿上二枚此曰鑿端一枚也前曰鑿上鑿下此又變文先曰下直二枚後曰鑿端一枚鑿端即鑿上但有孔內外之異耳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軹轂末出於輪外軹載人者比之輪又在內以六尺  
弓之長分此三句一件皆短一尺也輪比軹短一尺  
軹比輪短一尺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

弓傘骨也其勢稍彎是揉而成之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

股者弓之近部處也蚤與爪同弓之末也爪之大小  
比股圍三分減一分也

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

尊高也弓下稍平其上則彎處多方可以庇人下二分稍平上一分却高此弓之勢也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

尊是弓近部處宇是弓之彎處其庇人如屋宇吐水疾者言其勢斗則水去快而溜亦遠庶不濕輒與輪也雷屋雷也因上宇字故用雷字文法也

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庳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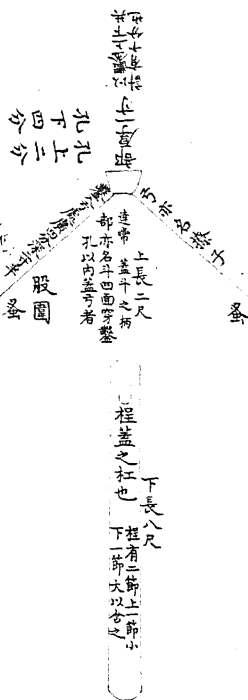
蓋已高十尺又在車上是總為丈四矣門高丈四亦已高矣不可更高則無許高之門矣已卑則蔽目者言其宇也宇太低則人立處不見車前矣

良蓋弗冒弗絃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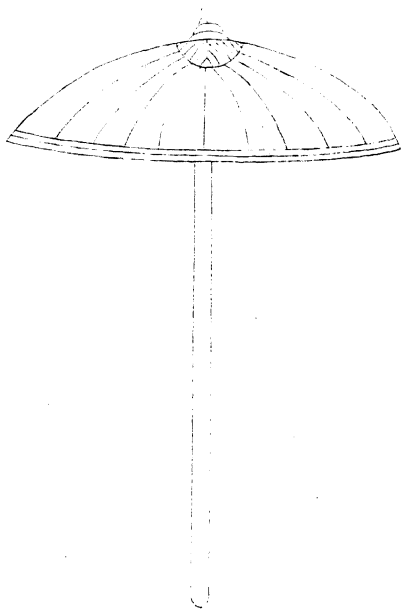
冒者蒙以衣也絃者以線穿聯其弓也未絃未冒之時馳而不隊則弓之入鑿者固也殷畝者橫馳於畝中也橫畝必有高下車馳其間自有隱處必桴杙搖動而此蓋之弓不隊則為良蓋可知非國手不能為

也殷音隱今人脚下有不平亦曰隱人

注云股面三尺幾半通二尺為五尺近半倍之加部斗六寸則兩相去不整丈一尺六寸以幾半只是約言之故曰不整



乘車無蓋有蓋者禮所謂漚車也漚車木路也賈疏云此漚車木路為一物



輿人為車

車者總一車之事而言輪輿軫蓋皆車也既別以輪人故此曰輿人為車者并輪蓋而安頓之也

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輪論崇卑車論廣狹衡論長短三者尺寸皆同則相稱也車廣者車箱四方故以廣狹言之衡乃輶頸之上橫而扼馬者注云輪車衡三者皆六尺六寸故曰參如一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

隧深也車橫六尺六寸以其橫三分之去其一則兵車之深只有四尺四寸也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三分其深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人立其中式必近前方可也式橫在車箱前人所憑而為敬者也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為之也

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

式在較下其高只得廣之半也注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

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

較在車箱前面又高於式者也式高三尺三寸此又高於式二尺二寸故注云兵車自較而下五尺五寸也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

六分車之廣而軫之圍只有其一則軫圍得一尺一

寸也

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轡圍

式又小於軫較又小於式軹又小於較轡又小於軹也車之前有式其兩相立木則式置其上立者為轡橫者為軹此非轂末之軹也轡乃較之上頭也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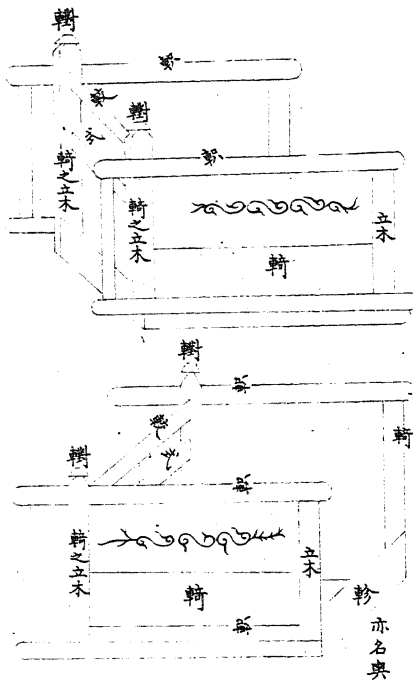
此數句發明其制作之妙如生如附二句尤佳言其似非人所為也莊子曰附贅縣疣附亦生而有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大小欲得其所故曰居大與大并小與小并則居之得所大與小并小與大并則居之不得所矣以大而倚小則必有摧折之慮以小而倚大則牽引而動小者力不任必絕斷也摧絕亦同但如此作文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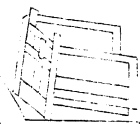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棧車不用皮束恐易損則宜弇者斂束不侈大也飾  
車則有結束雖侈不害

車箱



中曰衡  
衡任相帶



末在軸上

前一半曲中則在  
輿前一半如準平  
則在輿下

衡有兩軛  
深四尺七寸

衡在頸下其頸於  
前持制衡軛之轅  
至此

駟車率尺所一縛實  
謂即詩五桑梁軛也  
鄭云顧典似謂一尺  
所率一縛也

更有在

當免

免伏免也

輿

輿下者

踵

踵乃承軛者

軛長十尺隧  
長四尺四寸  
凡任正者十  
分其軛之長  
注云軛前輿  
下是也

車箱橫闊闊六尺六寸

較

較式上橫木兩轆立木上出式者也呂和叔解淇興詩猗重較兮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以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詩補傳云較出於式故曰重較較崇者自式之



上言之式崇者自車床之上言之較與式相重通計之則共長五尺五寸式得三尺三寸較得二尺二寸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式人所憑依者高三尺三寸圍七寸三分寸之一

輶車箱也音倚猶欄干也在兩旁

輶之橫者其旁止於此故曰輶音只

輶式旁之直者對人而言故曰輶音對

輿橫廣六尺六寸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亦曰

邸

輶 長一丈四尺四寸

衡 長六尺六寸

輶 弧深四尺七寸在式前有十尺身在隧下則有四尺  
四寸

身共長一丈四尺四寸當兔圍尺四寸五分之二  
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  
五十一

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之二

衡任圍一尺三寸五分之二

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

軫門即輿之橫廣是也

伏兔至軌經無明文鄭云如式深也

輶人為輶輶有三度軸有三理

輶乃車之輶牽一車之重而接於衡以輶服馬者也  
輶人為輶今則并軸而論之者蓋車之軸所以穿兩  
輪者其上則乘載一車之重其軸若折則車必覆矣  
其選材與輶同皆欲其精當也故以一人主之度者  
數也長短有三等故曰三度輶曰度軸曰理理者物  
理之理也選材之道也

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

國馬天子之乘馬也。輶則車轅也。揉曲而為之。其轅曲中深四尺有七寸矣。蓋乘馬之輶崇三尺三寸加軫與伏兔於其上則為四尺。兼輶之深則為八尺七寸矣。國馬高八尺而其餘七寸則於衡頸之間也。

田馬之輶深四尺

田車輶崇三尺一寸加軫與轆五寸半則為三尺七寸矣。兼輶之深四尺則有七尺七寸。田馬高七尺而餘七寸亦為衡頸之間也。

駑馬之輶深三尺有三寸

駑馬之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轂則為三尺四寸兼輶之深三尺三寸則六尺七寸矣駑馬高六尺而其餘七寸亦為衡頸之間也此所謂三度也

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媿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

一車之中而軸為受重馬須當擇木而為之一者以為媿也欲其無節目然後不折二者以木之堅則可

以久而不壞也三者欲其滑利而轉輪之速也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軌在式前自式以前至於輶末其長十尺而御者之策在於十尺之間也軌前長十尺而輶之深不與焉若并輶之深則凡一丈四尺矣軌鄭玄云合作輶音犯車前法度也

凡任木

如任正衡任之類以木任物也

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為之圍

輿下三面之木也輿有四面後一面是輿之軫其三  
面皆有欄干欄干之下有材以任其上車所取正者  
故謂之任正十分其輶之長者輶長一丈四尺四寸  
以十分之得一尺四寸五分之二以為任正之圍  
也輶之軾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故以輶長一丈四  
尺四寸註鄭曰輿下三面材而䟽以為木下及兩旁  
見面其上面著輿板不見故云三面此說未當艾軒



謂今人不識車雖所說皆紙上語但以文理明之亦可決其當與否也

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衡在兩軛之間軛馬之領正轉頸用力之處轉與衡  
相湊帶者若得其任則可以阨馬而引車也五分其  
長則是一分有二尺八寸者衡長六尺六寸以五分  
之得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以為衡任之圍此若小  
於制度則木不勝任矣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軸謂車軸之貫轂者也輿廣六尺有六寸即軾之間五分取一以為軸圍則其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者相應矣當兔即伏兔也謂輿下之貫軸者也軾長丈四尺有四寸十分取一為當兔之圍則其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矣頸謂軾前

之持衡者也參分兔圍去一以為頸圍則其圍九寸  
十五分寸之九矣踵謂輿後之承軫者也五分其頸  
圍去一以為踵圍則其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  
一矣

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

軸用直木故只言三理而已輶是揉曲為之故須詳  
說孫者順也其揉曲之勢孫順自然若如弧弓而深  
則太彎矣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旣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旣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阨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轅即輶也在牛車則名轅此輶人論輶而言轅者以乘車田車之輶與大車之轅其法皆同也摯下也其勢直而不橈曲下至於馬則難登阨雖馬有力可以負而登亦必易覆故於平地之間雖其任高下得節

而不可施之登阨言平地高下易準節登阨則難節也軒高也摯下也今人用軒輊字本於此伏其輹者牛伏其輹下為所遏也縊其牛者輹直而牛不勝如縊縛之也皆其勢不孫曲使然也

故登阨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阨也不援其邸必縊其牛後此無故唯輹直且無橈也

登高而輹直牛之負力倍於平地言用力多也此有力之牛猶可登也及其勢趨下則非援其車之邸必

緬絆其牛之後二者皆能覆車也邸輿也皆四方之名援手引之也執住之意也緬者轡絡之類有此名也

是故輶欲頌典

前言輶此言輶明輶即輶也頌典注云堅刃之貌此古語也難以強通大抵欲其孫順得勢而不直之意輶深則折淺則負

深太彎也太彎則易折淺太直也太直則馬如負然

輶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其勢注水則便利也準節也深淺得節則耐久也和  
與衡輶諸木和合則車不搖兀而安也準或作水司  
農以為注則利水利水則久鄭玄不從以利準二字  
不當重讀此說似得之蓋傳寫之誤剩利準二字也  
輶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  
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

弧深則易折弧不深則固經理也順理則無斷絕之

慮進而從馬退而從人故曰與謀左不捷者尊者居左車旣安則尊者安不拘束也捷有拘束之意契需古語也亦難強解行千里而安則馬亦不費力其意大抵如此若以契為楔薄之意曰不傷蹄需為濡遲曰不留滯皆是牽強如莊子之謾髀輓斷如詩之靡盬鞅掌殿屎等字亦如何強解得古今語不同豈可強索於數千載之後如今鄉談隨方各有使古人聞之亦豈易曉邪



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輶之和也

御者費力則衣衽必損弊若皆順溜則御者不費力矣此數句皆形容輶之和而已

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輶猶能一取焉

輶和則馬省力如助之也勸助也一取者一進也馬力既竭猶能一進勢順易行也

良輶環滑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滑謂之國輶滑漆也回環皆漆所不漆者自伏兔至軌七寸而已

其軌中亦有漆處此下似有脫文不應以此一節而稱其為國輶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艾軒云車之初作未有此說既成之後以此比象此說極當輿體四方可以象地不言輿而言軫者軫在輿後見輿先見軫也若輿前則有輶隔之矣蓋輪俱圓皆可象天不言輪而言蓋者蓋在人之上輪倚車

之傍必捨傍而言上可也輻數三十以象一月之日數也晦朔相推而後成月故併日言之蓋弓二十八以象二十八宿東西南北之星也宿亦曰舍亦曰辰總而言之則皆星也

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

旂幅也九旂七旂六旂四旂皆隨諸侯命數若天子之數則十有二矣此言天子之車而有九七六四者

賈氏疏云上得以兼下是也艾軒云王者之行必有  
四方之旗隨其所指麾而用之此說極當易山齋云  
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即此四  
旗是也此證極是鄭氏曰象大火者以九旂象尾之  
九星也象鶉火者以七旂象星之七星也象伐者以  
六旂象伐連參為六星也象營室者以四旂象室與  
壁為四星也然大火在房心何與於尾尾為析木矣  
鶉火在柳星張何獨言星乎伐不連參則三星而已

室不連璧則二星而已就其說而強通之獨有鶉火  
舉其中為可解其他未免牽強艾軒謂不必論存數  
但蒼龍東方之旗也則畫東方大火朱鳥南方之旗  
也則畫南方鶉火熊虎類也熊為西方之旗則畫西  
方伐星龜蛇北方之旗也則畫北方營室此說甚簡  
徑近理且合曲禮無可疑者旂旗皆旗也三者通名  
無他義巾車春官也所建之旗太常而下有大旂大  
赤大白大麾或以大旂為龍旂大赤為鳥旗大白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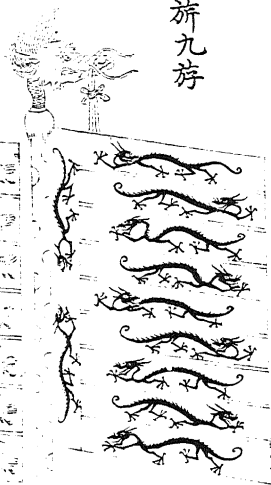
熊旗大麾為龜蛇亦可牽合但大赤大白雖合於朱雀白虎之名大旂則已難通矣況大麾乎大抵周禮出於戰國本非成周之制六國陰謀之說似得其原考工非冬官本書縱可牽合亦未足憑況勉強勾引而為之說乎艾軒云此皆無益而枉用心者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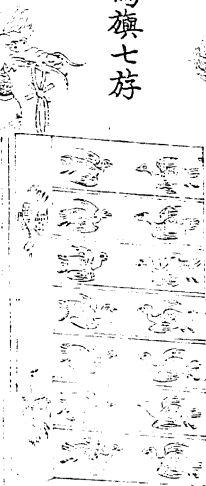
鄭云弧以張縵之幅凡旗必有弧故曰弧旌凡旗皆畫矢取其威也枉矢者大流星之名也疏引考異郵

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此妖星也因其畫矢  
借枉矢以名之作記之文也張縉以弧畫以枉矢取  
象天之弧星也

龍旂九旂



鳥旗七旂





熊旂六存

名旂

龜蛇四存



古之龍旂畫東方大火之星鳥旗畫南方鶉火之星  
熊旗畫西方參伐之星龜蛇畫北方營室之星今三  
禮圖中如此畫實非古制鄭誤之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鳧氏為聲臬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

此數行乃攻金諸官之總序也多錫為下齊少錫為上齊大刀削殺矢鑒燧用下齊鍾鼎斧斤戈戟用上齊鳧氏為鍾此言聲桃氏為劍此言刃鍾主於聲劍主於刃亦變文爾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

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此亦總序之文鄭云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故諸齊皆以錫和之但此文有鼎有斧斤鑒燧而經無此官疑有缺失恐冶氏桃氏所職亦不止一項以此推之考工記之所失者多矣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削書刀也古人用竹簡先以火灼後以削刀刻而為書漢人猶曰刀筆吏孔安國所寫尚書猶用竹簡是古制猶在也然古人有刀亦必有筆故子張有書諸紳之語紳非刀可刻也自漢人造紙不用綃帛為書一向趨於簡便故殺青汗簡之事頓廢遂不復有此書刀之名矣長一尺而闊一寸以六刀相合可以成規則其刀之勢必彎曲鄭康成亦曰若弓之反張可合九合七合五而成規也馬融諸家以為偃曲却刃

則書刀之刃在上矣今無此制難以強通欲新而無窮者其刃可磨而發無窮已也如今髮刀愈削愈芒雖敝盡而無惡也純鋼為之磨削至盡其刃亦芒無瑕惡也似此等句可看古人文字下語處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鄭氏云為殺矢以下至重三垸凡十四字脫誤在此蓋以殺矢在下齊戈戟在上齊前言冶氏執上齊不應乃為殺矢此說是也矢人造八矢殺矢已在內明

此為脫誤重出也殺矢田獵所用也長一寸圍亦一寸鋌箭足也其入筈處曰鋌重三垸者秤之則重三垸也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戈二刃刺兵也鄭氏以為句兵者言其形句曲也戈之制有三名其曰廣二寸者戈之通身必徑二寸也內者胡以下接柄者也其長四寸胡者旁出之一鋒也其長六寸援者刃之直而向上者也其長八寸漢

時謂此戈為雞鳴者以其胡之句勢似雞鳴也又謂之擁頸者亦以其胡曲而名之也康成又曰句子戟者當時之名也戈戟異制戈二刃戟三刃而鄭以戟證之者漢時不分戈戟為二也凡兵之器直而無胡者則矛也有胡者則二鋒三鋒通為戈戟也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

已倨太直也已句太曲也倨句皆論胡之勢也

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胡之下曰內戈鑕處也太長則胡以上之援與胡句相並如磬之折則不可以刺也前即上也胡之上亦曰前故謂之折前言其前磬折不可用也內若太短則胡以上之援必過長過長則胡縮而援出多下重上輕則用之不快便也故曰不疾

是故倨句外博

倨言胡之上句言胡之下其曰外博者以直刃之援視旁出之胡則援為內而胡為外胡之刃必博於援

之刃故曰外博著是故二字而並倨句言之者謂胡之制必博而要倨句皆宜也戈之通身皆徑二寸而胡又加博者援以下稍圓厚而胡則褊薄也

重三錡

錡音劣或音丸與呂刑之鍰同鍰音丸又音援是六兩也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

戟與戈同戈二刃而戟三刃故鄭氏曰今三鋒戟也

其鐵身廣一寸有半其內長四寸半胡四之則六寸  
援五之則七寸半

倨句中矩

此并兩旁之胡言之句倨得所則其勢稍方故曰中  
矩

與刺重三錡

以兩胡與直刺之刃秤之皆重三錡也刺即援也皆  
為直刃之名戈二刃戟三刃疑有輕重而皆三錡者

戟必稍狹於戈亦必稍薄於戈也

戈

援在上  
故句前

倨 磬折 胡六寸

胡

句胡下  
橫接處

橫插處疏云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倨不句

鐔

內四寸

矛

受

冶人

戈 廣二寸今句子戟或謂雞鳴或謂擁頸戈之所用  
主於胡戈二刃

內 胡以下接秘者胡下柄入處曰內內長則援短短  
則胡頭低故曲於磬折內短則援長長則胡頭舒  
故倨於磬折此胡之取則於磬折也

援 直刃也最上刺刃也直而向上者

胡 子也胡似雞鳴以胡曲故曰擁頸矛之旁出者

句倨 句為太曲倨為太直倨謂胡上句謂胡下

倨之外胡之裏謂胡下近本處增使廣句之外胡之  
表謂之胡上近本處增使廣胡本上下俱寬此兩行  
乃䟽解注中說外博處但上下俱寬四字似拘於磬  
折而欲其方故有此解今所解似稍平直不必如此  
費分䟽也

戟三刃

刺六寸

援

胡

四寸半

磬折向外

三寸三分

四寸半



戟 三鋒戟也內胡援刺凡四名

凡戟而無刃秦晉間謂之子或謂之鐃吳揚之間  
曰伐東齊秦晉間大者曰曼胡其曲者曰句子曼  
胡

胡 戟胡橫貫之橫三寸直下三寸胡中矩則句倨不  
中矩矣

刺 著柄直前如鐃者也在援胡之橫上中使出者司  
農曰刺即援與鄭氏如鐃二說雖殊皆為直刃援

則近上刺則近下不出一刃之上所爭者亦微矣  
若以為刺即援其說亦簡徑

桃氏為劍

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

劍面通廣二寸半其兩從中分各一半也從自脊中而分兩邊也

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莖劍夾中所把處其圍五寸長一尺也

中其莖設其後

以一尺莖之中分之下半稍大也後者下一半也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

首劒把接刃處其圍得一寸三分寸之二也首不圓故曰廣而圍之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釭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釭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釭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身者去劒柄而言也莖長一尺上制之劒長五尺中制長四尺下制長三尺也上中下士者以其人才之

短長言之非命士也隨人才之宜而用其長短要人  
與器相得也錡六兩也九錡五十四兩也

𠄎 𠄎  
𠄎 脊 𠄎  
𠄎

從從



臘通劍面之名

從自脊而分兩面為兩從蓋中高兩旁殺以趨於鐸也

莖劍夾中所握處鐔以上也

後莖中以下稍大則易把握也

首劍把接刃處也

鳧氏為鍾

艾軒曰博古圖起於宣和間漢晉時無有也由歷代以來掘得古器於宣和間始為圖載之以示後世漢晉諸儒不曾見此無怪乎其不知也是以聶崇義所作三禮圖全無來歷穀壁即畫穀蒲壁即畫蒲皆以意為之也不知穀壁只如今腰帶夸上粟文觀博古圖可見使當時掘得古器藏之上方不載之圖今人何緣知之此圖至靖康喪亂後皆無此本及吳少董



使金見之遂市以歸尚有十數面不全

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欒角也鍾體不圓故有兩角名欒又名銑二名即一物也銑音姑洗之洗兩角之間名之曰于者鍾脣之上也于上謂之鼓者可擊之處也聲所自出也鼓上謂之鉦者鍾腰之上也鉦上謂之舞者鍾之頂也于鼓鉦舞凡有四名皆在鍾之體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甬鍾柄也衡乃甬上平處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旋者鍾柄上有孔也繫之可以旋轉也旋蟲謂之幹者旋之四環為蹲熊盤龍辟邪之類也名之曰幹以其為獸形故曰蟲

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鍾有四帶上畔一帶下畔一帶中二帶篆者帶之紋

也篆間有乳鍾有兩面每面三十六乳作四簇一簇九乳乳曰枚可枚數也亦曰景注云如日景之明此因字生義也于舞之類亦可以義解乎

于上之擁謂之隧

擁受擊處也摩者摩而靡弊也隧者其擁之中稍窪而深如陽燧之形也故注云窪而生光自此以上鍾體之名備矣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

鍾體下大而上斂故鉦小於銑十分之二也銑間去兩角之有紋處則與鉦同也是兩角有紋處各得十分之一也

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

去銑間二分則鼓間只得十分之六也舞脩者以橫言也與鼓間同舞廣以縱言也只得十分之四也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

甬鍾柄也其柄之長如其體之鉦

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

長如其圍若甬長一尺則其徑三寸三分以上矣衡小於甬故只得其圍之二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

旋不在甬之中旋之上則長而下短者以為固也

凡此長短小大不言尺寸者隨鍾體之小大而為之加減也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凡鍾之擊厚亦震動薄亦震動因其侈弇而聲有清濁故先總提起三句而以有說二字結之自鍾已厚以下乃其說也注音說為稅猶意也恐亦不必如此只是解說之說也

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

石聲不發也失之太厚則其聲不發播散也失之太薄則其聲散

侈則柞弇則鬱

柞音窄其聲柞柞然亦散之類也鬱亦不發之類

長甬則震

甬太長則懸之搖兀不安也震搖也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

隨鍾之大小量其鼓間鉦間之尺寸以為其體之厚薄也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疾者淺而踈急則易竭不久故曰短聞舒緩也遠久也以此而觀則鍾之體宜小而長不宜大而短也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遂即隧也受擊之處其體必浮而起比其厚得六分之一是隧之深處合如此也圜者隧之形必圓也不曰六分其隧之厚而曰為遂六分其厚者此變文也



古人如此作文皆其用意變換處



鉦 徑十分 徑脩也注云橫為脩從為廣凡言間者

亦為從

鉦 徑得八分

銑間 與鉦之徑同亦八分間從也廣為從 銑外有

二間鉦外惟一間

鼓間 得銑徑六分 間從也

舞徑 與鼓間同 徑橫也

舞間 得銑徑四分 間廣也從也

鼓六鉦六舞四比  
鍾口十其長十六

舞間四方四也鼓間六亦方六也經不言鉦間亦六也十分以十分分之看鍾口徑多少皆作十分分鍾有小大則口徑有多少不同

經云鍾之四等尺寸銑之從橫舞之從橫皆具言之唯鉦言橫八而不言從鼓言從六而不言橫或者互見也二處皆鍾之中腰想無隆殺故互言之二者既無異而為別名者以有篆

鍾帶曰篆

介其間也

但下言大鍾小鍾之厚尺寸而分別言鼓間鉦間又似

其從不同六也注以經云間非也以為當言鼓外鉦外  
注說鼓間鉦間曰篆以介之鉦間亦當六則鍾帶在鉦  
鼓之間也

卓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改煎者煎之又煎如今煉熟也煎至無耗折然後可秤既秤之已得實斤兩不折矣然後準其高下厚薄合用多少銅料入鑄也準其高下厚薄以鑄則知其既成可以量得多少斗升也

凡官名不可強說易山齋以桃辟不祥遂為劍卓堅也遂為量皆強生意義鍾之染羽鳧之為鍾如何可

解

量之以為鬴深尺

量其實有六斗四升則可以為鬴也深尺者鬴深一尺也周人以八寸為尺謂之尺者八寸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此周尺漢尺不同與周尺止八寸之明證也

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

鬴內四方每方各一尺而其外則為圓形也左氏曰  
晏子云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是四龠為合四合為升  
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鬴釜即鬴也語曰與之  
釜亦此鬴

其鬲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鬲者底也覆量之其底深一寸可以容一豆之米也  
其耳在旁可以手舉者覆之可受一升其深有三寸  
只言深不言大小即所受則可準也



重一鈞

漢鬴亦深尺內方尺而圓外乃重二鈞者漢用黍尺十寸周尺八寸也

其聲中黃鍾之宮

黃鍾律九寸而受千二百秬黍以為龠是五量之法皆本於黃鍾之律自龠而上四加至鬴則其聲亦中黃鍾矣黃鍾宮聲也故曰黃鍾之宮古者神瞽考中聲以制量中聲即宮聲也

槩而不稅

槩平也法也臬氏鑄此以為天下之法使天下之為  
鬴者皆取平於此而賦入租稅之時實不用之此句  
注疏皆未通諸家亦強說以為官司為之聽民自用  
不收其稅也此說殊無義理蓋此鬴既一鈞一鈞三  
十斤也其器已重三十斤又量六斗四升之米則其  
重又甚矣若終日用之其人不亦疲也竊意古人自  
有木制之器特鑄此以為之式故其銘曰茲器維則

也若欲官司鑄之而借百姓之用當有幾黼邪古人  
既能以木為鼓穹曰臯陶矣豈不能為木黼乎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  
厥後茲器維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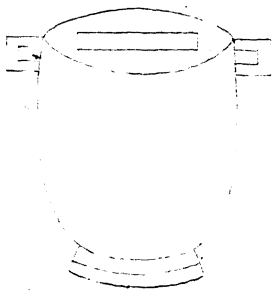
時文者古之賢王也猶詩曰思文后稷也時思皆起  
語也古有文德之君思索之深信至其極能為此嘉  
量也允信也臻至也嘉贊美之也觀者示也以此觀  
示四國開啓後來之人皆以取則於此則法也舜方

即位即同律度量衡古者天下分國之多恐其大小不一或以病民故以此為大節目今文思院降樣亦此意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此總言鑄金之法以火候之也初鑄之時火色黑濁者其中穢雜尚多也烱去穢雜火色又變而黃白亦未淨潔也烱鎔既久變而青白稍淨而未盡白色去

盡火色純青則金錫鎔煉至此十分精矣方可入鑄也



段氏闕

段音鍛必鑄金之工既已缺矣不可強說

函人為甲

艾軒曰孟子云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工匠之人各以其技豈必有心孟子所謂仁不仁借以明擇術之必謹也古者百工之事各命官以主之為甲則有函人之官又有鮑人之官所謂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皆此等人也大抵古者制作器物皆是

通明識義理之人今博古圖所載其他皆不可得見  
惟古鍾埋沒土中不能壞圖尚有之看此一鍾大段  
精至豈是俗人做得蓋粗而器物自有道德性命之  
理不離乎日用之間且誰非畫工五代則有一郭忠  
恕近代則有李伯時所謂百工技器皆如此人為之  
宜其不俗也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  
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屬音注七屬者甲之札葉七節相續也一葉為一札  
有七節六節五節相續者犀即牛也取犀之名美也  
壽百年可用之百年不壞也兕甲者以虎皮為之也  
合甲者削牛皮裏而留其刃者兩片相合為之也其  
耐久可三百年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

容者相其人之身大小長短而為之也先觀人身然  
後制革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

上旅腰以上也下旅腰以下也重若一者上下等也  
長與圍等者欲其相稱也春秋有所謂甲裳者上曰  
衣下曰裳下旅即甲裳也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

鍛煉皮也煉皮不至於熟則不堅已敝者煉太  
熟也太熟則橈曲軟弱也摯至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鑕空欲其窻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

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無斷也眡其鑕空而窻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

鑕空者鑕穿而為孔也窻者孔小兒也鑕孔小則堅而難壞也故曰革堅也裏者皮內面也易如易其田疇之易皮裏治去得淨潔更變其材本質無始者之穢惡也故曰材更也皮近肉處則多穢去之必盡也

朕縫

去聲

處也縫路皆直則制作之善也故曰制善

也橐藏也卷而藏之約束易緊則是制作密緻而周也舉舉起也豐大也卷時小舉起時大其札葉相續處皆分明可觀也故曰則明也衣者著之於身也斷齟齬不齊也衣之而無齟齬不齊處則於人便利也變便也故曰則變也此皆古人作文處不可不子細看

鮑人之事

此一句下經之總目也不曰鮑人為某而曰之事其所治之皮不主一用也

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

遠望而視之望主嚮言眡主目言皮如茶菜之白則既煉之皮已盡美也

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

近前取而把握之若已柔滑則為善也

卷而搏之欲其無也

搏捲束之義也只作搏字亦可通今只得從注讀無  
也者無斜也處言其柔軟平正而無緩急處也  
眡其著欲其淺也

著者慢著於物之上不見其厚但見其薄即疇而廉  
之意淺即薄也

察其線欲其藏也

皮作北人謂之雙線工藏者縫之而不露線也

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

此下又重解前句亦與函人一段文勢同疾澣者不可久漬之於水則易壞也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濡

其所以柔滑者脂腥之而濡弱也煉皮必用脂也腥與渥同音義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

卷之無弛伸之則直言平正也

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

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  
是以博為棧也

枉斜也伸之而斜則是不平正必有一處緩一處急  
纔有緩急不調處則以之而用急處必先裂苟有裂  
處則皮雖博闊乃成淺狹之材蓋裂處則不中用也  
棧與淺同音義或音翦亦淺之義引信數句詳解進  
握一句也

卷而搏之而不迤則厚薄序也



不迤無他只是皮之厚薄得其序言厚薄停均也  
眊其著而淺則革信也

著於物而淺只是革伸得盡言綳得緊也亦皮之平  
正可以慢綳也

察其線而藏則雖弊不齟

弊者舊也不齟者線不傷重也

鞞人為臯陶

臯陶鼓木也慢鼓皮一人為鼓穹又一人臯有高義

陶有陶穴之狀也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

一

臯陶長六尺有六寸有與又同義此臯陶非渾成之木乃合版為之其版片之端自左至右廣六寸其版之中廣一尺而版之厚則三寸以二十片版合之為臯陶兩頭差斂中間却高故曰穹者三之一言三分其鼓木穹處有一分也注言二十版者以下文鼓面

四尺推之版端廣六寸二十版共長一丈二尺圍圍  
三徑一故鼓面四尺闊也

上三正

三正者兩頭與中央皆欲其端正也如今人為桶直  
則易二頭斂中央穹則難得端正鼓之上三者俱正  
則工之善者也上者一鼓之上也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

前言三正與六尺六寸者不言鼓名必鼓之大者賈

侍中以為晉鼓亦意之也此言鼗鼓之制長八尺者鼓木也又曰鼓四尺革所鞞之鼓面也中圍加三之一者鼓木之穹處也以四尺而加三之一則圍為丈六矣

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皐鼓長尋有四尺則其長一丈二尺恐太長此據經如此說鼓面與鼗鼓同而其長加四尺今未見此制皐鼓既為役事之用毋乃不便利乎倨句磬折與冶

人所解義同但鼓為圓物何緣有倨句磬折之形也  
或恐脫文在此注疏皆依文解義只得且依之謂鼓  
之圍亦有倨直句曲磬折之處皆要得宜也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冒輓也啓蟄雷乃發聲故用此日艾軒謂陰陽拘忌  
自古如此非特今人以聲取聲又今人取吉利嚮卜  
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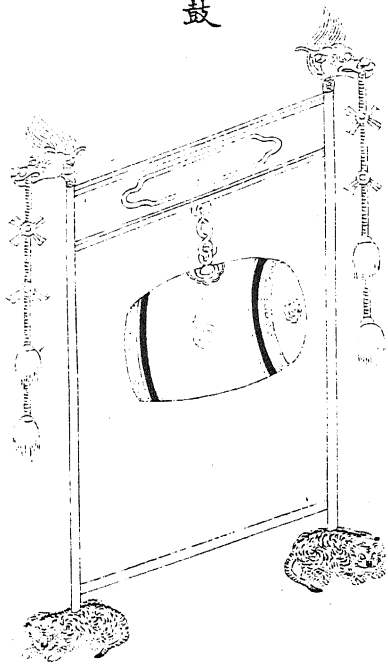
良鼓瑕如積環

瑕者痕也積環者累積其環圓之物也鼓皮既漆其皮鞣急則文理累累如環之積此無他只言鞣得緊急也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疾而短不如舒而遠其義與鍾同

鼗鼓



韋氏

闕

裴氏

闕

畫續之事

畫以分布五色也續則會聚而已賈氏疏云畫續並



言者言畫是總語以其績繡皆須畫也

雜五色

繪畫必雜用五采之色也

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  
謂之玄地謂之黃

天地四方各主其色以設色之畫本乎天地四時亦  
猶車旗取象之義也天玄者蒼茫之所極自見其色  
幽玄非黑非赤故謂之玄

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此又言五色之相比次序如此青與白東西相比也赤與黑南北相比也玄與黃天地相比也此是其相次者若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又其不相次者也古人黼黻只是二色相次而名之論十二章者以黼為斧黻為兩已相背皆後人私意增加非古也

五采備謂之繡

書之十二章上言作繪下言絺繡衣則繪裳則繡亦是一體事所以以畫與繡並言之畫工繡工雖異其用色則同也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

此三句最奇絕之文九字之中而天地四時五方之色俱盡畫地則以黃中央主土此中央之色其在四方則隨東西南北而象之若分天時之色則春夏秋

冬隨時變春則青夏則赤秋則白冬則黑如月令所用車服及青陽左个之類皆隨時隨方而更變者也古文如此多少奇特艾軒云此造化間渾成之文非後世枝葉之比也

火以圜山以章

畫火則取其燄但為圜而旋上之文則知為火矣章即獐也不畫山即畫獐則知為山矣水以龍亦然水以龍鳥獸蛇

此六字又奇甚水以龍本對山以獐而言龍水之象也  
因龍字在上又以鳥獸蛇字在下天文之前朱雀  
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四方又可見矣東方只畫一  
龍則知東方之為青矣西方只畫一虎則知西方之  
為白矣南北方皆然獸虎也蛇龜玄武也如前言四  
旗之制又不用此法也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首雜言五色此言雜四時者謂五色取象四時也言

四時則五方又在其中矣此章字乃彰施之章也設色如此必有能者為之則謂之巧非曰雜色以章即為巧也如曰三材既聚巧者和之之意

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素者畫時先為粉地也功與工字同先施素地之功而後可畫繪也夫子曰繪事後素即此意





五五



此圖所畫只據三禮圖如此古人之制未必然如鼎  
上所鏤獸類皆無全形者斧與亞字尤非古也

鍾氏染羽

易氏曰莫重於鍾莫輕於羽羽之色欲其重故以鍾人染羽其牽強可笑如此官名出於古人豈可強揣摩其在當時必有說今既失傳誰得而解之

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

湛漬也丹秫赤粟也以朱漬粟釀色以染色也三月者釀三月而後熟也熾炊也既釀而炊然後可用  
淳而漬之

淳沃也沃其羽而浸漬之鄭云以炊下湯沃其羽而  
又浸漬之使其羽與色相入而後可染也

三入為纁

纁赤色也染赤色者三入三次而後上色也

五入為緌

緌鄭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其色近於黑  
而非純黑者也染緌者必五入而後上色也

七入為緇

緇黑色也染黑者必七入而後上色也此染羽與染人染布帛不同況考工自是一書不可以周禮參論謂既有染人又有鍾氏其意如何如此則必有牽強之論

筐人

闕

此官既缺所職不可知矣

幌氏漚絲

此以生絲漚熟之也

以泔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禮有泔齊謂泔酒為泔泔子禮反和滓用也鄭氏謂  
泔水者以灰泔水也漚漬也以灰水漬絲七日然後  
漚起縣而暴曬之去地尺者絲上帶水不宜縣高也  
書暴諸日夜宿諸井

晝則見日夜則掘地為井以懸其上欲其水有所歸  
也蓋既漬即縣不終夜在水中也

七日七夜是謂水漚

既漬又暴既暴又漬七日夜如此方可用也此為水  
凍之法

凍帛以欄為灰

絲未織者也帛織成者也以欄為灰而凍之

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

渥沃也渥亦沃也既以欄木灰水沃其帛矣乃安諸  
滑澤器中又以蛤灰浸之淫者浸淫使滿器羃其帛  
也淫鄭云薄粉之令帛白杜子春作涅蜃白涅黑恐

皆未通

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盪之

渟之已久其灰既清灰沉而水浮也灰清而後漉起  
揮者擺洗之也沃之者既揮洗又再浸漬而後漉起  
也

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盪之

塗者又以藥物塗其上宿之一夜明日而後漉起也  
今人白練以猪膏未知古人所用何物

書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漚

此與練絲同法言練絲帛皆晝暴夜宿七日而後已也此一段文與關尹子相類皆古文之妙者



考工記釋音上

序

鑄

博

廬

盧

爍

商入聲

枳

只

鸛

一作鸛音權又音渠

貉

鶴

姁

焚

竒

橐

泐

勒

搏

團

埴

植

臬

栗

段

煨

鮑

如字平聲一作鮑匹學反又音僕

韁

韁

運

筐

匡

幌

芒

椰

責

旒

微又音甫

軫

真上聲

迪

移上聲

秘

秘

爰

殊

酋

在由反

樸

卜又音僕

屬

燭

戚

促

庌

婢

陀

馳又音他音齒

軹

只

輶

朴

輪人

幘

覓

迪

移上聲

掣

蕭稍朔三音

疇

疇又音蹈

綆

音餅下同

菑

音孜下同

蚤

爪

齒

偶平聲又音隅

敵

耗又音涸

柞

窄

摯

言入聲

榑

如字

防

勒

捎

蕭

藪

叟

數

朔

幬

壽

深

去聲

竝

絃

弱

與苗同讀如字

謙

黏

骸

又上聲

擊

言入

聲

杼

貯

倅

牟又音茂

甌

各又音鱗

萬

矩

輪人為蓋

程

盈

信

伸

廣

去聲

鑿

音漕又

深

閨

蚤

爪

雷

溜

庫

婢

絃

宏

殷

隱

輿人

稱

去聲

廣

去聲

隧

遂

較

角

對

對

軹

只

中

去聲

縣

玄

衡

橫

并

字如

又於棧屨上  
政反棧聲  
弁掩

輶人

輶

畫平聲

媼

美

孫

去聲

覆

福

縊

衣又音意

緇

秋懇

頤

壑

典

珍

準

或誤

也作水

捷

蹇

契

怯

需

如

灋

醺又在學

反床入聲

旂

留

攻金之工

齊

去聲下同

量

亮

冶氏

鋌

挺

垸

丸

句

勾

錡

劣

刺

去聲

桃氏

臘力合切  
又獵

鳧氏

鸞

鸞

銑

先上聲

鉦

征

甬

勇

縣

玄

旋

如字

擁

靡又

去聲

弇

掩

說

稅

柞

窄

聞

問

桌氏

耗

毫去聲

量

涼

黼

甫

中

去聲

量

亮

段氏

段 鍛

函人

函 含

屬 注

摯 至

空

孔又

窻

宛

易

去

朕

直忍反

橐

羔

衣

去聲

齧 戒  
更 平聲

鮑人

鮑

如字平聲或作鮑音朴

荼

徒

卷

捲

搏

直轉除面二反

迪

移上聲

著

張入

腥

渥

需

軟

信

申

棧

翦又音淺

甌

吝又音鄰

韡人

韞運陶或為鞠徒刀反句勾聞問

鍾氏

湛漸染之漸秫述鱣鮓緌鄒又祖侯反

幌氏

幌芒漚練沅稅漚鷗去聲暴蓬入聲欄練又音蘭渥謳去聲淳諄

淫鄭云淫薄粉之令帛白杜子春音涅盪鹿

考工記解上

謹案第三頁後一行審曲者審其勢也刊本上審  
字脫今增

第九頁後五行搏埴之工二刊本搏訛搏今改

第十頁後六行韋氏已闕必為主皮者刊本主訛  
生據下文改

第四十一頁前三行軸圍一尺三寸刊本寸訛分  
據下文經註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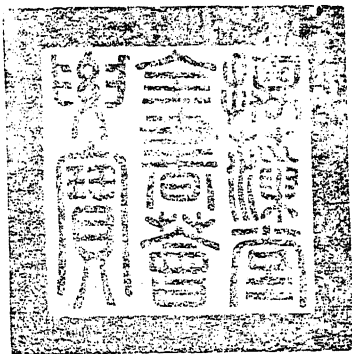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三頁前五行并輶之深則凡一丈四尺矣

刊本尺訛寸據經文轉深尺寸改

第四十四頁前七行五分寸之一以為衡任之圍

刊本一訛二據經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楊壽楠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膳錄監生臣朱恂